

韩少功作品系列

西望茅草地

韩少功◇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韩少功作品系列

西望茅草地

韩少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望茅草地/韩少功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2. 6

ISBN 978-7-5321-4478-5

I. ①西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14927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西望茅草地

韩少功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00×1000 1/16 印张 23 插页 2 字数 295,000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478-5/I · 3475 定价: 37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T: 0512-66063782

自序

眼前这一套作品选集,署上了“韩少功”的名字,但相当一部分在我看来已颇为陌生。它们的长短得失令我迷惑。它们来自怎样的写作过程,都让我有几分茫然。一个问题是:如果它们确实是“韩少功”所写,那我现在就可能是另外一个人;如果我眼下坚持自己的姓名权,那么这一部分则似乎来自他人笔下。

我们很难给自己改名,就像不容易消除父母赐予的胎记。这样,我们与我们的过去异同交错,有时候像是一个人,有时候则如共享同一姓名的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个人……他们组成了同名者俱乐部,经常陷入喋喋不休的内部争议,互不认账,互不服输。

我们身上的细胞一直在迅速地分裂和更换。我们心中不断蜕变的自我也面目各异,在不同的生存处境中投入一次次精神上的转世和分身。时间的不可逆性,使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,复制以前那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。时间的不可逆性,同样使我们不可能驻守现在,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,再次变成某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,并且对今天之我投来好奇的目光。

在这一过程中,此我非我,彼他非他,一个人其实是隐秘的群体。没有葬礼的死亡不断发生,没有分娩的诞生经常进行,我们在不经意的匆匆忙碌之中,一再隐身于新的面孔,或者是很多人一再隐身于我的面孔。在

这个意义上,作者署名几乎是一种越权冒领。一位难忘的故人,一次揪心的遭遇,一种知识的启迪,一个时代翻天覆地的巨变,作为复数同名者的一次次胎孕,其实都是这套选集的众多作者,至少是众多幕后的推手。

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,鼓励我出版这样一个选集,对三十多年来的写作有一个粗略盘点,让我有机会与众多自我别后相逢,也有机会说一声感谢:感谢一个隐身的大群体授权于我在这里出面署名。

欢迎读者批评。

韩少功

2012年5月

目 录

自序.....	1
夜宿青江铺.....	1
战俘.....	9
吴四老倌	31
月兰	42
过河	56
火花亮在夜空	61
回声	70
孩子与牛.....	141
癌.....	150
西望茅草地.....	159
飞过蓝天.....	191
风吹唢呐声.....	209
近邻.....	233
同志时代.....	243
申诉状.....	258
谷雨茶.....	265
远方的树.....	277

2 西望茅草地

后视镜里.....	307
暂行条例.....	317

夜宿青江铺

夜深了，一列火车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在浓重的夜色中驶进青江铺车站，给冷寂而安详的小镇带来一片喧哗。一大批身带泥土的民工下车了，卸下了行李、箢箕、锄头、锅桶、盆钵……杂七杂八的东西到处碰撞，人们争相夺路又叫叫喊喊。

镇上的人都知道，又一批民工到站了。八县民工会战洞庭湖的固堤工程结束，这个县的一万多民工马不停蹄，又要转到一个拦河坝工地上去，青江铺是他们必经的中转地。几天来，每逢到了北来的客车，都有这样一阵子混乱。

要是白天，民工们拍拍灰，清点一下行装，找个地方喝口酒什么的暖暖身，就会继续赶路的。可现在是半夜，既不见汽车也不见拖拉机，深冬的北风又很冷，雨点也洒落下来。不知是谁喊了声：“下雨啦！”人影就纷纷贴向屋檐，拥向可以暂时避雨的树下或凉棚，更大的人流则顺着铁道线往左一拐，慌慌闯入空荡荡的青江铺正街。

人们走了之后，站台上还留有一老一少。老的下脚穿着湖区常见的那种白帆布防护袜，外套黄面胶鞋，腰中扎着黑布围兜，两手戴着袖套，耳背和颈根都被湖风吹得黑黝黝的。看来他刚才好好睡了一觉，一个哈欠放出来，拿一件军用雨衣，往身上前一下，后一下，就算把灰土拍干净了。

少的上前问：“老常，我们往哪里去？”

老人说：“跟着大家走呗！”

少年说：“我先去把交通局的电话打了。”

老的随意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应允。

两人分手后，老人看了看候车室躺满一地的民工，也来到了正街，不一会在一栋楼房前停下来。这里挂着“青江铺旅社”牌子，也拉着“民工服务站”的横幅。值班室的灯还亮着。中厅过道里早已挤满了人。强烈的烟草味，湖区的泥腥味，还有不时钻入鼻孔的酒气，掺和着叽叽喳喳的人声，塞满了这个不太大的空间。

有人正在值班室前交涉：“请问这里还有床位没有？”

“你还要我说多少遍？”一个女声在回答。

“还有没有过道、饭堂什么的？随便什么地方，只要能躺就行。”

值班室里久久没有回应。老人探头一看，见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正在火炉边梳着长发，实在忙得没工夫。她把头发梳顺了，用干毛巾擦过了，又把一盆洗头发的热水泼掉了，这才有懒懒的一句丢过来：“没长眼睛呵？自己看吧。”

值班室外挂一个告示牌，上面写有大字“床位全满恕不接待”。

一个棉帽上带着干泥块的后生有点不甘心，继续赔着笑脸：“这……嘿嘿，能不能，还想点办法？我看这个堂屋……”他是指中厅，“闲着也是闲着，就让我们……”

对方不理睬。

“你看，天已经下雨了，又这么冷，我们这一夜怎么过？”

是呀，是呀，今天这一夜怎么过？好多人都应和着，笑着请求。

“你们问我，我问哪个呢？”

服务员不愿再纠缠，啪的一下关掉窗户，走出值班室，又随手咣的一下带上门，然后一手提着水桶，一手摇着一大串钥匙，向人群外走去。“都出去，都出去，要关灯了！”她对一个啃着煮红薯的后生更是不耐烦：“皮往哪里吐？这是在你家里呵？这地方明天归你来扫？”

老人一直没说话,看到这里才皱了皱眉头。“大妹子,你不能就这么走嘛。”他拦住服务员,“大家刚从湖里来,顶风冒雨,趟泥滚水的,今晚要是站在外面吞西北风,受得住吗?当然,你们不是没有困难。我看能不能这样……”

服务员对拦路人很生气:“你要干什么?”

“奇怪,你们这里不是民工接待站吗?”

“就你们是民工?”

“上面要求你们至少准备三百个铺位……”

“谁晓得你们来得这么急!”

“那好,今天就算情况特殊。大妹子,麻烦你打个电话,给区里领导反映一下……”

“我找不到人。”

老人仍然很耐心,“好吧,我们去找也可以,但请你先借个煤炉子,给几位民工烤烤湿衣,好不好?”

服务员辫子一甩走了。

这一走,引爆了人们一肚子火。有人把扁担一顿,“呸!还‘为人民服务’呢,还挂着奖旗呢,我们把这些奖旗给撕了!”另一个人敲着铝皮锅也喊起来:“她还真把自己当姑奶奶呵?走!不就是淋几滴雨吗?老子情愿淋雨,也不看她一张苦瓜脸!”一个个愤怒的民工开始起身,开始向门外移动。老人看来也有些冒火,嘴角抽动了一下,但他还是摇摇手劝大家不要乱来:“不要吵!更不要骂!骂有什么用?我们到学校去想想办法吧。”

老人随着民工们往外走,一眼看见服务员提一桶热水又转来了,想起了一件事:“你们的意见簿呢?”

服务员楞了一下,看了他一眼,终于有了嘴角一丝冷笑。啪——意见簿从值班室里丢了出来。

老人不理睬冷笑,摸出一副老花镜戴上,又抽出一支圆珠笔,靠着

窗台，一笔一画写起来。正写着，嘿嘿嘿的一串笑声撞进大门。一个瘦个子中年人头戴绿呢子帽，脖子上缠着围巾，眼里闪着愉快的光，收起了手中的雨伞。“刘妹子！刘妹子！你看，运气不错吧？你要的那号上海花布，我在县里散会刚好碰到，好俏的货哇……”高兴自得的声音，像一阵旋风吹进值班室。

服务员一见来人便满面堆笑，“是吗？我看看……”于是，值班室里花布抖开，孔雀开屏一般，绽开出一大片鲜艳光斑，使整个房间都亮了几分。这情景再次让老人皱了皱眉头，但他还是坚持写完最后一笔，把意见簿郑重地递过去。“噢，提在这里了，你们看看吧……”

女子接过意见簿，眼皮也没抬一下，随意往旁边一甩，继续着关于花布的谈笑。没料到她用力过大，意见簿滑过桌面，掉到了地上。

老人没见她把红本子捡起来，没见她打算把红本子捡起来，眼光逐渐变得严厉，终于大喝一声：“你混蛋！”

这一声如火山爆发，震天动地，让女子瞪大眼睛吓一大跳。

“捡起来！”老人以不可违抗的气势发布命令，“捡起来，打开它，给我读！”

“喂喂——”旁边那个中年人凑过脸来，挡在老人面前，“吵什么吵？还骂人？嘴臭呵？”他问服务员这是怎么回事，“嗯”“啊”“嗯”“呵”一阵，然后背着手，眉毛跳了跳，端出最高裁决者的架势：“老乡，你走吧走吧，人家也不是有床位不安排嘛！”

“她至少应该先看看那些意见！”老人偏着头坚持。

“她现在看，以后看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你不要一个手电筒光照别人，你自己就没有缺点错误？你开口就骂，哪有一点文明礼貌？你在这里大喊大叫，就不影响其他房客的休息？嗯？”他的语气也开始严厉起来，“喂，你是哪个单位的？”

“不管是哪个单位的，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人，都有权利说话！”

“关心群众，服务群众，这都没有错。但搞社会主义也不是请客吃

饭。走一趟夜路就不行？淋几滴雨就会死人？那还谈什么大干快上？噢？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，比你现在要辛苦几百倍，明不明白？”

老人冷笑了一声，“亏你说得出！亏你还晓得天下有红军！你说这些，你不脸红，我都要脸红了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中年人被激怒了，“好哇！你这个老家伙，给脸不要脸，影响旅客睡眠，扰乱社会秩序，以为青江铺没王法了是吧？好，有问题到民兵小分队去解决，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！”他随即摇起了电话机……不一会儿工夫，两个戴袖章的民兵就出现在值班室前，其中一个上前拍拍老人的肩，“走吧！老实点！跟我们走！”

风云突变的这一串事态，使还未出门的几位民工大为震惊。“不能走！哪里这样不讲理？”“动不动就抓人，凭什么？”他们吼叫起来，有的护住老人，有的拦住民兵，双方开始揪扯和推搡。老人拨开他们的手，淡淡地说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的，我倒还真想去走一遭，看他们能把我怎么办。”说完把军用雨衣往身后一搭，不紧不慢地朝外走了。

人们散了，旅社的弹簧门把最后一个人影推出门外。女服务员嚼了口零食，喝了口热茶，哼着小调再次翻看那色彩艳丽的花布料，对着镜子在自己身上比量……忽然，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。人们事后将知道，这是刚才在站台上与老人分手的那少年打来的。“……旅社吗？我有急事找人。我是谁？我是地委办公室小张！我要请地委书记常青山接电话……”

“你打错地方了吧？”

“没错，没错，常书记刚才到你们那里去了。”

“我怎么没看见？”女服务员有点糊涂，“……什么？什么？五十来岁左右？戴两只袖套？随身带了一件军用雨衣？……”

她突然想起什么，手忙脚乱地丢掉话筒，去翻看那红皮的意见簿，只见老人刚才写的那一页上，有触目惊心的两行大字：“态度冷若寒冰，心中没有群众。必须认真整顿，打掉邪气歪风！”下面的署名

正是——

常青山！

妈呀，书记！还地委书记！是个不小的官吧？她一阵风奔出大门，直奔民兵小分队队部，远远看见那里灯火通明，中年人还在对常青山拍桌子大声训斥：“你还不认错？好哇！茅坑里的石头，要同老子来斗法？如今大治之年，就是要整直你们这些人的骨头！让你晓得天有好高地有好厚！我一看你这样子，就知道你来历可疑，不会是什么好鸟。是混进民工队伍里的不法分子吧？来，你们给我搜……”

服务员暗暗叫苦，一步撞开门，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中年人拖到门外：“吴党委，错，错了！……”

“什么错了？”

“他，他是书记……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？”

“真是书记，你看！”

中年人看一眼意见簿，笑着挥挥手：“大惊小怪，同名同姓的多着呢！”

“不对！他，他真是呵……”服务员把小张来电话的事一说，中年人呆了片刻，啊呀一声差点摔倒在地，急得又是搓手又是跺脚，真希望眼下是一场噩梦。但眼下的一切明明不是梦。你看，那被自己当作不法分子的老头，不还真真切切坐在那里吗？抽了自己一耳光，不明明白白地感觉到痛吗？他愣了一下，飞步返回门内，满脸堆笑地大声说：“哎呀呀！真是天大的误会！天大的误会！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只怪我有眼无珠。您就是地委常书记吗？……我，我犯了大错误，原则性的、不可挽回的立场错误！……”

书记淡淡地一笑，“审，接着审呵。不是要搜身吗？”

“开玩笑。我不知道是您。对不起，这事只怪我。我的政治思想觉悟太低了，今天给党的工作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……”

“吴党委,不要给自己上纲上线了。我有个要求……”

“常书记,您不要这么叫,还是……叫我吴伟昌吧。”

“叫吴伟昌就行?”

“对对,叫吴伟昌。叫小吴,叫吴矮子,也行。”

“好,吴伟昌同志,你是区委干部吗?……哦,还是在家值班领导?那好,请你把镇上各单位的电话叫通,我要开个电话会,行不行?”

“可以,当然可以!噢,常书记!我这就去安排。”

正在这时,一辆绿色吉普车风驰电掣般驶来,停在门外。刚才来电话的那位小张一跳下车就大喊:“乱弹琴!你们把老常搞到哪里去了?老常同志——”

“在这里呢。”常青山吸了口烟,不慌不忙迎出门,“小张,车子怎么来了?”

“给民工送慰问品来了。”

“来得正好。你赶快跟车出去,看路上有多少冒雨赶路民工。如果看见了,就请他们回来,我们来安排住宿。”

“是!”小张跳上吉普车远去,临走时瞪了吴伟昌一眼。

整个青江铺沸腾起来了。一个紧急电话会议以后,一些有条件的工厂、学校、商店、机关等都成了临时接待站,到处都在铺稻草,煮姜汤,升炉火,煎面饼。小张把一些冒雨赶路的民工追回来了。真是巧得很,这些民工们刚进屋,屋外便哗哗哗下起了更大的雨。“天!多亏老常来这一招!”一个后生民工望望天,吐吐舌头,对正在分发馒头的小张说:“老常呢?今天他一路上帮我们挑锅,我还以为他是食堂管理员呢。”

小张四下张望:“是呀,他到哪里去了?”

小张最后在旅社找到了老常。原来,旅社有个大食堂,可以开地铺,但没有稻草,常青山刚才带着几个区干部到镇上搬运稻草,刚好碰上大雨,差点淋成了落汤鸡。他眼下正在一堆柴火边烘衣。

吴伟昌送上一条毛巾，“青山同志，你这怎么行呢？你有病啊！有很多大事要办呵！快去休息吧，我的房子已经腾给你了，鸡蛋面也准备好了……”

老人指指地下：“我就睡在这里好。”

“哦。那，那也行，我去送床被子来。”

吴伟昌尴尬地走了。尽管他没有回头，但他分明听到了身后一阵轻蔑的笑声。

夜，更深了。常青山和小张合盖了一床被，身贴身，肩抵肩，热乎乎地挤在地铺上睡觉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大地铺上鼾声四起，还有人在磨牙或者说梦话，老常却又点燃了一支烟。渐渐，连小张也迷迷糊糊发出鼾声了，但伸手不见五指的这个深夜里，一颗孤零零的烟头还在亮着，亮着，亮着……

1977年1月

* 此篇最初发表于1978年《人民文学》，后收入小说集《月兰》。

战 俘

某兵种程副司令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

—

一九三四年，我在红军里当连长。

这一年，我们独立师在沙寨一仗，吃掉了老蒋从湖北调来的一个旅。但那一仗打得好苦。敌人装备好，背的汉阳造，子弹都是满袋满袋的，大骡子还驮着迫击炮。但我们还是把他们一切为三，一块一块骨头啃下来。到最后，他们的旅长赵汉生带着几十个人，收缩在村子里放枪。当时我暴躁地喊：“今天不把姓赵的拍死，老子的脑壳就给他垫屁股啦！冲呵！”

入夜，最后一个火力点总算被我们拔掉。一个冲锋，战斗稀里哗啦解决了。我们获得了一批枪炮，但几乎没有弹药。可见他们已经打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赵汉生来不及自杀，束手就擒，被五花大绑送来师部。他个头高，长腿长腰，还有一张长长的马脸，帽子没有了，长发上有血和泥巴，大概是从尸体堆中拖出来的。他眼镜片在松明火把下熠熠发光，黑皮鞋掉了一只，走起路来一跛一跛。

如果不是他心狠手辣，我们不会死伤惨重的。战士们收尸时哇哇地哭，一见仇人分外眼红，一齐喊打喊杀。我也怒火冲天分开众人抢上

前去,揪住他胸口就扇耳光。“龟孙子,你害得我们攻了一天一夜,你他娘的再打呀!”

他嘴角流血了,晃着眼镜大声抗议:“士可杀,不可辱!”

“杀?老子不敢杀?”

为罗排长报仇为刘大嘴报仇为小结巴报仇哇……战士们围在我身边,哭喊成一片。我将大刀片子刷的一下抽了出来。但手被另一只干瘦的手抓住了,这是师长罗东的。师长光着脑袋,穿着半短的裤,端着竹烟管,身上也是血呵泥的。

“血债血还,不过杀俘虏算什么?”他把我喝退一旁,“他姓赵的从湖北跑来,算是稀客么,怎么非礼相待?”

赵汉生哼一声,脑壳扭到一边不说话。

罗师长把他打量一番:“不服输?”

“输?”对方嘴唇闭得紧紧的,眼镜后射出冷冷的光,“哼!”

“你不是党国的常胜将军吗?”

“这一仗不是被你们打输的,是被我们自己人打败的!”

他的意思我知道,这是责怪敌曹祖荫旅没有及时配合。曹祖荫是属于湘系,与鄂系素有不和,这次一直按兵不动,隔岸观火,让我们放心包了饺子。

师长笑了,“好哇,吃了败仗怨天尤人,可以理解。好在往后日子还长,我们慢慢看,慢慢看。”说完挥挥竹烟管,要我们把他押下去。

我疑惑地问:“不杀他?”

师长说:“不杀。”

赵汉生高兴了:“那好,你们放我回去,我赵某一定以礼报答。如果你们眼下需要钱粮和药品的话……”

师长说:“我们不稀罕。”

“那么,大军围剿在即,你们已插翅难逃。要不要我回去替你们说说情,恕你们叛逆之罪,给一条出路?”